

咱们学生

艾苓著

我供职的学校绥化学院名不见经传，几乎处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，学生多是贫寒子弟，他们的故事必然伸向社会底层各个角落……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咱们学生

艾 苓 著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咱们学生 / 艾苓著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16.7

ISBN 978-7-5474-1881-9

I. ①咱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07925号

责任编辑 秦 超 梁培培

装帧设计 王 钧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 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规 格 148毫米×210毫米

9印张 41幅图 190千字

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

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4000

定 价 29.5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建议图书分类: 文学; 中国现当代随笔

天降百合（代序）

初冬时节，有个朋友病了。她来这个城市时间不长，作为本地人，我必须得慰问慰问。

第二天是周六，我起早去花店，买了十支粉色百合，想给她惊喜。

不料，她也起了大早，悄然出门。她在电话那头呵呵笑：“明天晚上我可能回来，你先替我照顾她们吧。”

我把百合抱到家，打开外面的保护膜，花香氤氲。我怕室温高，那些花苞开得太快，把她们存放到稍凉的角落，也不敢给水。

周日晚上，朋友临时有事，继续旅行，她在电话里说：“你拍照片发给我，花你就留下吧，心意我领了。”

送人的百合，忽然变成送给自己的。遗憾过后，也有几分窃喜，好像天上掉下百合花，恰好砸到我了。

我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，发给朋友，接着拆除包装，找瓶盛水。这时候才发现，缺水时间太长，盛开的花朵有些打蔫，那些花苞就更蔫了。唉，是我疏忽了，没照顾好她们。

第二天早上，那些美丽的孩子好像喝饱了水，打蔫的有了精神头，打苞的新开六朵，即便是个大花瓶，十支百合的花朵也相当拥挤。

以后七八天，我每天换水，每天都有新开的花朵。哪里想过，萧瑟的初冬，家里竟有了一场热闹的花事。

本想给朋友惊喜，享受这份惊喜的却是自己。

想起我的学生们。

只要他们问：“老师您有时间吗？我想找您谈谈。”

我总说：“好，我们定个时间吧。”

我也年轻过，苦闷过，无措过，也曾得到过老师的帮助。毕业二十几年后，我们几个同学约到一起，专门庆祝恩师和师母的结婚纪念日。记得老师特别感动，端起酒杯泪光闪闪，他说：“现在，功利的东西太多了，我们的师生关系是零功利！”

我常常也是功利的，但喜欢师生关系的零功利。

第一个找我倾诉的是个瘦弱的女生，那时我刚上两周课，还是菜鸟。她的同学刚刚离开教室，她的眼泪就一双一对滚落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有位高个子女生一旁陪着，不时递给她纸巾。

等她悲伤过去，我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原来，两个人都参加了校报记者考试，面试的时候，高个子女生胜出，她被淘汰。

我想笑，但不能笑，在我看来是小事一桩，对她而言却是天大的事情。我问：“你分析过原因吗？”

“分析了，可能我太实在了。学长问我：以前写过新闻稿吗？我说没有。他问：经常看新闻吗？我说不怎么看。”

“实话实说，没错。”

“可是老师，我失败了。”她的眼泪又下来了，“我以为上了大学就可以做喜欢的事了，还是失败了。”

我说：“这只是暂时的结果，校报记者团可以随时进入，你得更努力才行。不是校报记者，你也可以采访校内新闻。写完新闻稿，你可以拿给我看，也可以拿给学长看。只要你努力，他们会看到你的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她破涕为笑。

我问：“你这么想做记者，为什么不看新闻呢？”

“以前忙着考试，现在想看电视也不方便。”

“图书馆有专门的报刊阅览室，你可以到那儿看。你也可以上网浏览新闻网站，看看人家怎么报道新闻。”

我帮她看过一次新闻稿，提了具体修改建议。

大概一个月后，她告诉我，当上校报记者了。再后来跟我约稿，说她已经是校报编辑。

毕业前夕，她参加公务员考试，笔试和面试结果先后公布，国考和省考她都赢了。有的学生困惑，不知道饭碗在哪里；她的困惑是：到底要放弃哪个单位？没等她做出抉择，省考单位替她做了决定，人家录用了她。

答疑解惑后，有时也得开夜车，那是我自己的事，谁让咱是老师呢？

回到母校教书以后，备课上课，恶补学历，晋升职称。等这些事告一段落，想写点东西，学生们的故事扑面而来，那是我无意中积累的财富。

有些事，可以不问功利，先去做好了。我的朋友林超然说过：“任何事情都是做给自己的，或者说，首先是做给你自己的。”

上 辑

目 录

天降百合（代序） / 1

上 辑

咱们学生 / 1

冰丫头 / 5

七楼 / 9

骑手 / 12

喂，你！ / 15

我爸妈说 / 17

重阳节快乐 / 19

谁为她开门 / 22

老杜那些犯二的事 / 26

班长 / 30

您不记得吗 / 34

成长协议 / 38

谢谢您曾经表扬我 / 43

笑容 / 45

“学渣”梦楠 / 49

学生会主席的答卷 / 55

送你到此 / 61

包裹与行囊 / 65

支教班主任 / 69

冷板凳 / 76

小小的一片云 / 80

佳乐的支教日记 / 86

小李老师 / 92

求证梁爽的 2007 / 97

中 辑

女兵小南 / 105

长途跋涉的苹果 / 113

挨过巴掌的云 / 118

甘蔗的甘 / 125

松手 / 128

“考碗” / 131

“上岸” / 135

考生妍妍 / 139

记者李娜 / 144

歌手森森	/ 151
公主病疗程	/ 159
校园主持人	/ 164
逃逃	/ 170
谁没哭过	/ 176
来自伊春的雪	/ 182
北漂三年	/ 187
拧巴	/ 191
选调生小魏	/ 198
白富美身后的家	/ 205
从小地方来	/ 211
喵喵的过街天桥	/ 216
这个人是谁	/ 221
一路前行	/ 225
作者宏亮	/ 230

下 辑

教室里的鱼缸	/ 239
为什么沉默	/ 242
课堂上的手机	/ 246
学习拥抱	/ 249
没有公章的奖状	/ 252
有些经历别人无法代替	/ 257

给我一点勇气 / 259

谁该做慈善 / 263

不期而遇的凉 / 266

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/ 269

非走不可的弯路 / 272

后记 / 274

咱们学生

一位老师提到某位官员，她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他是咱们学生。”她接着说起好多校友，一些我熟悉和不熟悉的名字，如数家珍。

另一位老师提起地方电视台某主持人，他说：“你不知道吧？她是咱们学生。”他接着说起好多校友，一些我不熟悉和熟悉的名字，言语中充满自豪。

回到母校工作，我渐渐知道，老师们的自豪因何而来，也渐渐知道，“咱们学生”是个简单说法，完整的说法应该是：咱们绥化学院的毕业生。

我的母校是绥化学院，她坐落在黑龙江省松嫩平原。1985年我入学的时候，她叫绥化师范专科学校。更早的时候，她叫绥化师范学校、绥化地区师范学校，1953年建校，2004年升本。因为在本科院校中资历浅，有时被误读为“绥化学院”或“妥化学院”。

来校报到的学生，很少喜气洋洋。有的人志向高远，因为种种原因考到这里，他们委屈、沮丧，好像让谁黑了一下。他们需要一点时间，认识同学，了解老师，熟悉校园，逐渐消化掉委屈和沮丧。

二十多年前是这样，二十多年后还是这样。

我当年是高高兴兴来报到的。高中老师说，升入高校后我可以把数学撇到一边，读自己想读的书，写自己想写的东西，我的目的达到了。我像个饥肠辘辘的人终于找到免费餐馆，只管往嘴里一样一样塞东西，也不管是否消化得了。母校藏书有限，足够我借阅；恩师名气不大，常为我指点迷津。

我们还自发组织了自己的文学社，取名“野魂”。当时工字房有间展厅，只要没有重要展览，每到星期天我们就聚在那儿，交流读书心得，探讨文学现象，也交流近期作品。交上来的作品大家逐一地看，逐一发表意见，修改完的作品经过筛选，发表在社刊《野魂》上。

蜡纸是要的，钢板和手推油印机是借的，纸张是自掏腰包买的，女生负责刻写和插图，男生负责油印和装订。他们没有油印经验，用力不均，蜡纸打褶，前两期《野魂》像刚出生的丑孩子，脸上有很多横七竖八的褶。孩子太丑，不好送人，就自己留着。后来《野魂》有了些模样，我们才送给老师和朋友，寄给省内高校的文学社团，也寄给我们向往的杂志社。

处女作发表了，我并不知道。孙向阳老师在红楼楼下遇到我，他说：“我在《黑龙江日报》看到《奶奶的拐杖》，署名张爱玲，是你吗？”我太意外了，使劲点头确认。他马上回办公室找那张报纸，说：“拿去吧，送你了。”我连句谢谢都没说，拿着那张报纸一路奔跑，从红楼跑到工字房，又从工字房跑到图书馆。在图书馆找到文学社的头儿，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，只把报纸摊开，把发表的作品指给他看。报纸交给他，我像完成了任务，一蹦三跳地下楼了。

作为学生，我在母校仅仅停留了两年时间。教学一线急需教师，学制压缩，我们成为绥化师专第一届两年制专科毕业生。我高中时代的闺蜜告诉我：“那两年你写作进步最快，你哪里是在走路啊？你是在奔跑，每封信我都能读出你的速度。”

在文学社，我的笔名是“野马”。我这匹野马并没跑远，在外面兜了很多圈子后，又跑回了母校。2005年秋天，我这个历史系毕业生站到了中文系的讲台上。

有一次暑假，我去学校，校园里空荡荡的，只遇到个别未离校的学生和几位工友，感觉心里也空荡荡的。原来，学生是学校的灵魂，缺少莘莘学子的校园，像空空的袋子；学生也是老师的职业生命，没有学生，我们何处立足？

到目前为止，绥化学院没有出过所谓的“杰出校友”，既鲜有高官，也少有富豪，他们绝大多数默默无闻地工作在基层，做普通人的工作，过普通人的日子，和这所学校“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人才”的目标正相吻合。

几年前，遇到《绥化晚报》同事，那时绥化的储蓄所还没有摄像头之类的设备。他跟我说：“刚采访完你们学校一个女生，她捡到十万元的存折交到派出所了。你知道吗？这女孩家庭条件很一般，马上就离校了。失主借钱要买房，账号密码和身份证就夹在存折里。”

那一刻，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，我为我的学校自豪。

同事接着告诉我女生的名字，我觉得似曾相识。同事说：“和她提起你，她说她是你的学生。”

我迫不及待地说：“是，她是我的学生。”我的自豪感在瞬间数倍放大，仿佛可以托着我腾空而起，我似乎不是走着离开那位同



中文系 2006 级文秘班毕业合影，2010 年摄于绥化学院汇文楼下。
前排左四为作者，最后一排左二为董冰冰——《冰丫头》的主人公。（艾苓提供）

事，而是飘着离开的。事后细想，她只上过我的选修课，我们并无更多接触，她的壮举和我这个老师根本扯不上关系。我的自豪感中一定掺杂了虚荣，那是一些不易察觉的小小的虚荣。

时常接到“咱们学生”的电话，有咨询，有倾诉，有祝福，有问候。他们很努力，也很不容易。祝福他们，希望他们都有美好的未来。万一谁的未来不那么美好，或者以另一种形式著名，我也应该有勇气说：“是，他是我的学生。”

冰丫头

一个女孩子，四岁没妈，在乡野间长大，她会长成什么样？有N种可能。

落到我面前的这位，是女侠。她叫董冰冰，2006级文秘班的，朋友都叫她大冰，在我手机里，她叫冰丫头。

周末大家睡懒觉，她照常起床，打八份早餐，回到宿舍就叫早：“孩子们，起床喽！快吃早饭，一人一份！”

大家说：“求求你，再让我们睡会儿。”

女侠从不答应，动作稍迟，就上手胳膊了。

有天下课，她神秘兮兮问我：“老师，我是不是漂亮了？”

我审视她，并无改变。

她龇牙笑：“门牙变了。”

“坏了？”

“没有，原先的不好看，现在是烤瓷牙，花的钱是我打工赚的。”

那些原住民，我没丁点儿印象；如今面目一新，也没好看到哪儿。我说：“如果事先征求意见，我不会同意的。”

她有些失望：“真的吗？那我以后不瞎弄了。”

大一结束时，我跟女侠说：“有机会当当班干部吧。”

她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学会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。”

大二，女侠当选团支书，见了我嘻嘻笑：“老师，我知道您为什么让我当班干部了，这可真不是人干的活。”

我也笑：“你身上有很多可贵的东西，还需要这样磨磨。”

有一天，我刚说下课，她立马站起来，语速很快：“系里有个通知，下午一点半，都得去图书馆一楼报告厅听讲座。”

有人问：“什么讲座？”

她说：“不知道，不去的扣综合测评分。”

每次看她硬邦邦的样子，都像看到当年的自己。我私下跟她说，她哈哈笑：“不会吧？您多温柔啊。”

我泄露机密：“这都是后来跟别人学的。”

她说：“那我也学着点儿。”

我问：“你喜欢别人强迫你做事吗？”

“当然不喜欢。”

“你通知大家听讲座，就是强迫性的，我听了都很不舒服。班级干部上传下达，有很多方式。比方说，提前了解讲座内容，把大家的兴趣勾起来，一样听讲座，感觉不一样。”

她说：“我试试吧。”

班上有个同学突发尿毒症，病情严重。她打电话时声音哽咽：“老师，我们得帮他，怎么帮呢？”

我说：“别着急，大家一起想办法。”

她眼皮浮肿，和同学在教室等我。